



吳錫和

55.6.22生

台灣宜蘭人

文化大學企管系畢

■作品／

「觀大師畫馬圖」——台灣新聞報

西子灣文學獎佳作

詩作六十餘篇散見報刊雜誌

聽琴及其他

新詩組第一名 吳錫和

寫詩的樂趣，就在寫詩的過程。
過程就是目的。

我在詩中流浪，所苦苦追尋的——
就是內心深處的原鄉；
而原鄉是一切事物的初始以及終結。

聽琴

但識琴中趣，何勞指上音。

你說：「我琴上無弦，我將撫琴而歌。」
——一段三分五十六秒的空白

陶淵明

獲三票而得以名列第二。「我，夫婦，遙寄等」也是組詩，評審時起先對詩中的遣詞用句，稍有爭議，但由於作者能從平凡的事物與現象中表現了不平凡的視境，而在語言和意象經營上都能別出心裁，故得選為第三名。至於「年輪上的圖騰」、「茶的傷」、「想你」三首，也都有不錯的表現，但在語言和整體結構方面不無瑕疵，相較之下，只好屈居佳作了。

獲獎誠然是一項榮譽，對某一特別作品的肯定，但決不代表最高的成就；詩的最高成就幾乎得靠整生智慧、辛勞和經驗的累積。落選當然不應視為全盤否定，更不是恥辱，如因而沮喪、洩氣，甚至放棄既有的努力，那才是一個澈底的失敗主義者。

■ 評語

聽琴及其他——語言清新，抒情有節，加以語言的節奏多變，形成一種頗佳的韻致，寫的雖是與現實無關的閑情逸趣，卻在這庸俗而喧騷的生活中，使人讀來有出塵之想。

奔向歌聲——寫的是金門戰地的實景，卻表達了原鄉的真情和細緻而深沉的人性，雖沒有什麼驚人的意象，但結構有機而完整。

我、夫婦、遙寄等——作者能從平凡的事物與現象中表現了不平凡的視境，在語言和意象的剪裁上頗富新意，但在若干遣詞用句上，不無爭議之處。

吾即是雨聲

在一滴雨中聽見松果墜落的聲音

雨落掌心，吾的手是田田的荷葉麼？

手緩緩張開，雨滴懸在指尖

好一顆明淨的水晶珠子呵

每個角度都可瞧見一尊如來

雨滴，自吾的指尖墜落

好一滴美麗的雨，落在焦渴的花的唇瓣

輕輕碎裂，那種聲音

輕輕，彷彿細細的雪

簌簌落下，在早冬

在遙遠的北方

吾不打傘

天空自是一把傘

在傘內，在每一滴雨中

吾清楚聽見自己的聲音

啊，莫非

莫非吾已是一滴雨呵

聽蟬

一隻蟬蛻，掉在手心上

那無聲的墜落啊——

俯耳聽，蟬蛻裡

猶留有去年的風聲

雪聲，以及年輪聲

這無量感的一隻蟬蛻

在這三分五十六秒的空白中
我驚喜地聽見全世界最美的音樂
——無聲的音樂

非蟬鳴，非鳥吟
非潮水拍打岸壁
非種子萌芽，非雨彈奏荷葉
非雲飛，非雪歌，非非是年輪之聲
非花開，非葉落，非風亂星髮
非蝶展翅，非白鷺輕翔，非蟲子蛻殼
非一粒松果成熟
非一柄刀子的歌聲
非一顆沙粒墜入深谷的驚呼
非情人的輕喚，母親的呼吸
非煙，非霧，非夢，非幻
非非是無聲的絕美
唯唯如此，我的心啊——
是一根風的琴弦
沒有撥動便已把它撥響

聽雨

師問：「汝聽見否？」

僧答：「是雨聲也」

師曰：「非也，吾即是雨聲。」

啊，這一切
都不為什麼而存在

忽然，遠方一隻星
亮了，歸燕在碧藍如水的天上
滑行，那曼妙的姿勢
宛如美麗的少婦
舞著踮躅而來

而如果一片羽毛掉在我手心上？

如果羽毛內藏有風聲？
我要到遠方的時間的角落
去垂釣一整幅雪的容貌

我點亮了一盞燈

我點亮了一盞燈
在這暗黑的斗室
我環視著光
每一片光
在燈罩上迴旋
每一片光
照著我每一寸肌膚
我驚喜地看見
紅色的流水
沿著思想的河道
激起一朵朵智慧的浪花

在手心上，淨重
是呼吸，毛重

竟是整個人生的重量

「生命的消失真如一隻蟬蛻的墜落嗎？」

我輕輕剝開蟬蛻

裡面空空如也

蛻殼的蟬，想必

正坐在流雲的眉上

拉著琴弦，唱著

一支閃亮亮的歌吧——

「不必為短暫的生命哀傷

不必為自己的卑微哭泣

這世界，你不需留我

我來，自由的來

我去，瀟灑的離去……」

秋日黃昏

小女孩在玩跳房子

這時候，沒有人會去思考

落日是一種怎麼的一種鹹法？

秋日黃昏，是如此甜美

竹子在寂靜中拔節長大

樹葉在無聲中墜落

落花把香味埋在軟軟的泥裡

晚風在指縫間涼快